

散文诗

静卧的雄狮(外三章)

■史枫

站在烽火台上,我用瘦弱的文字,描述不出你的宏伟。

只感觉硝烟仿佛还在弥漫,你坚固的身躯,仍蜿蜒万里。

经过两千年战火的锤炼,你伸向空中的牙齿,还在发出讨伐倭寇的声响。

我从娘子关到八达岭,再从八达岭到金山岭。

凭墙远眺,黛色的山峦,像你威严的背景。

你经年承载先灵的嘱托,像一只静卧的雄狮蓄势待发,守卫美丽的山河。

我要把长城的墙垛,当成一架钢琴,用辽阔的视野,作为一页琴谱,歌唱万里长城的金山独秀,在日月光辉下,擎起不屈的民族之魂。

写给苏轼

寂夜,春携微风,轻摇窗棂。四周被静谧包围,只有宋词的平仄,跳跃成纸上的弦歌,弹拨

着动人的词意。

《定风波》里,你不惧料峭春风,在半醉半醒之间,任凭风雨侵袭,向着未知的将来,洒脱地前行。

《水调歌头》中,你把酒仰望,叩问人间悲欢。你阅尽人间事,在豁达中放下专注和身段,祈福万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故国神游,感怀逝者如斯夫!大江东去,淘尽历史云烟和风流人物,纵然是赤壁之战,还是当时的英雄豪杰,都会变成一场幻梦,在大自然的面前,销声匿迹。你对饮江月,笑看历史变迁。

《江城子》中的十年生死两茫茫,明月夜,唯有思念伴着泪水,遥望爱妻沉寂的短松岗。月夜的思念,全写在脸上。断肠之痛,在两鬓如霜的白发上抽拔出幽梦幻景。

夜读你平仄里的弦歌,了然你的心迹,终知命运起伏的玄谱。也知,纵然面对人生曲折、世事喧嚣,修篱种菊,禅意豁达,一蓑烟雨任平

生,阅尽沧桑终应是我。

印象丽江

她怎样的秀美,使金沙江河,停顿了流淌的速度,暂缓身段的摇摆,环抱一座古城,生出百般风韵。

让蓝天和玉龙雪水,在金黄的草甸酿造出盛大歌舞。

让我的眼眸,湿润出发自内心的感动,与那些矫健的舞姿和好客的语言,一起在海拔的高度,沐浴阳光的温情。

那些爱情的传说,如古城的风车,永远转动着岁月深处的情愫。

湿漉漉的青石小路,走过多少寻梦的人群。

在斜阳下酒吧一条街,静谧发呆出别致的情怀。

清澈的溪水,不息地从古城流过。氤氲着

历史,与袅袅炊烟,似足尖的轻响,让纳西族文化,在祖国的版图上舞蹈。

夜游珠江

一片灰蓝海域,在暮色中,静静地流过广州。

她叫珠江,养育着众多的中华儿女,富庶的时光,在沿岸的绿洲上,谱写着非凡的彩笔。我来了,在夜色中打量她。在轮渡的甲板上,俯视她的波澜和起伏。

此时,她用宽广的胸怀,正接纳着雷雨的袭击,并任肆意的雨水,流淌进她的腹地。

我透过雨水,分明看到她坚韧的身躯,是怎样在流年中,日复一日地不息流淌,并带着伤痕和无言的沉默,衬托岸边的华美建筑,和接受众多群目光的巡视。

她与人类相依相存,岸边的华灯,映照着她经年不改的容颜。

那些大桥和高塔,呼吸着她的潮气,与她朝夕相对,一起见证时代的洪流,怎样雕刻历史的沉浮。

总有聚散,在时间的刻度上,完成难忘的瞬间。

当走下轮渡,雷雨已停止它的倾泻。我走在岸边的甬道上,一直回望她的娟秀,和在夜色下的宁和。

散文

村庄的纪录片

■杨亚爽



北风凛冽,梅花燃雪,腊月就像个闲散的老人,抄着手,裹着怀,晃晃悠悠走来。

春节还有段路程,游子还没归来,不急!就找片阳光最多的地方,挨着乡邻坐下,晒晒暖儿,聊聊天儿,咂咂那些或远或近的时光。他们眯着眼,言语不多,语速很慢,就像一部无声的黑白老影片。

没错,那些晒暖儿的老人,都是村庄的纪录片。岁月的胶卷,只有阳光才能打开。

通向村口的路,落叶满径,和老人的视线一样荒凉。那些走出去的人,很少回来,路没了归宿,就和村庄一块儿荒芜了。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说的是路,是传承,也是时光。

时光也是一条路,长辈在前,晚辈在后,一辈辈走着。倘若没人走了,路就会荒芜,时光也会老。那些老人一定懂得,所以他们都老成一个样,如同一截路、一段时光。或许,只有这样,在腊月,他们的子女才会如约而至,他们才能等得如此安然。

一个村庄的老去,与他们密切相关,而年,就是最后的一场盛宴吧。

腊月是一张车票,起点是城市,开往村庄,年是终点站。

先是猪的嚎叫,吹响年的号角,然后是那些鸡鸭,零星点缀着年的气息。当阳光里晒满腊肉,年味便开始在腊月流淌、漫溢。那些天南海北的游子,一定也嗅到了,他们

吸溜着鼻子,不辞劳苦地向家赶。这时,通向村庄的路,又变得热闹起来。

最先回来的,是放假的孩子。他们书包还没放下,就开始串门,寻找伙伴。有了他们,村庄就有了人气、喜庆和热闹劲儿。然

后,那些大人陆续回来。他们操着有些生疏的方言,递烟,散糖,把大伯、大娘们问候一遍。

乡村的腊月,有些冷,有些寂寞,但这并不妨碍它下一站的幸福:年和团圆。

诗歌

外祖母

■王雪奇

外祖母的一双小脚
就像她院中的那棵枣树的根
深深地扎进琐碎的生活里
那双裹着的脚
走过了新旧两个社会
年复一年
不停地忙碌
宽厚待人的心肠
依然温暖着我的心头
一生的操劳
浸满了岁月的年轮

枣树苍老地低下了头
弯着腰
外祖母也和枣树一样
也探着头
不知是哪一天
也弯下了腰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就像,那棵枣树干上的皮
裂着缝,干涩涩的
捧着干巴巴的日子
告别八十多个春秋
深深的皱纹
已藏在粗糙的树干上
温暖而又甜蜜的话语
已藏在甘甜的枣子里
然而,一抹斜阳
仍照在那里
把一生一世的累死累活
带进落日的余晖
微风吹动枣树的枝头
仿佛是外祖母那熟悉而又轻轻的脚步

我以为,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就会和从前一样,睁开我的困眼
看见外祖母蹒跚着身子向我走来
把好吃的塞给我
可我看到的是房屋拆迁,留下废墟
一片
孤独的枣树下
站着我独自一人
含着万分的悲痛与想念

随笔

八卦情缘

■唐运华

我与八卦掌结缘始于武术名家董文焕老师。

在我八岁时,家在亳州市十八里镇的董文焕老师和他的师弟佟子山在我们村教“场子”,我从小学一年级便开始跟随他们学武。“场子”存在八年,自我离家到县城读书后,习武有所中断。

八岁前,我身体瘦弱,常患疟疾。自习武后,从没得过病。

后来,我们村的“场子”解散。董、佟二师临别时叮嘱:“学的东西千万不要丢,坚持练,艺多不压身。”

2007年,我拜访董师。分别多年,他见了我非常亲切。董师传授我“华佗五禽戏”,并传珍贵药方。那时,董师八十多岁,身体依然硬朗,每天骑电瓶车到二十里之外的

亳州市传授“五禽戏”。

学会“五禽戏”后,我向董师提出学习八卦掌。董师略沉思说:“学八卦掌要有一定武术功底,你还行。”

“传拳不传谱”,一般武术家的拳谱秘籍不轻易示人,但董师却把“八卦掌拳谱”、“形意拳谱”拿出,让我复印。董师对我说:“我习武一生,身上有一些绝学,我也不保守,不想都带走,够你学的。”

董师没有儿子,跟随大女儿生活,镇政府每月发给他五六十元低保。我能感到董师晚年精神的苍凉和寂寞。

董师曾给我讲过一段武林轶事。新中国成立前,有东洋武士在鹿邑摆擂台,很多人败在东洋武士拳下。董师的一个师弟要去打擂,师傅不放心,临行前,教给徒弟一

招形意拳的“鹞子入林”。董师的师弟到鹿邑,只用此招,便把东洋武士打败。

我最后一次看望董师时,他已患偏瘫,不过还能叫出我的名字。

后来,我忽然听说董师去世了。我非常懊悔,没能在他最后的时光多陪伴他,多给他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董师带着一身武学落寞地走了。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武术在全国渐趋衰微。然而现在很多上班族,年纪轻轻便患各种疾病,特别是机关白领,多患颈椎、腰椎病。我在每天练习八卦掌的过程中,享受到其中益处。我感到很多国人像守着金山讨饭吃,守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不去继承,让它们失传,却在忍受着各种疾病带来的痛苦,实在可惜。